

第三冊

黃帝素問

宛俗圖書刊行社刊行

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

圖書集成醫部全錄

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第三冊目錄

卷十七彙考十七

黃帝素問十七

○汗熱病論篇第三十三——○逆調論篇第三十四——○瘧論篇第三十五——

卷十八彙考十八

黃帝素問十八

○刺熱篇第三十六——○氣厥論篇第三十七——

卷十九彙考十九

黃帝素問十九

○欬論篇第三十八——○舉痛論篇第三十九——○腹中論篇第四十——

卷二十彙考二十

黃帝素問二十

六七

○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一七

○風論篇第四十二 一七

○痹論篇第四十三 一七

卷二十一 彙考二十一

黃帝素問二十一

一〇一

○痿論篇第四十四 一〇

○厥論篇第四十五 一〇

○病能論篇第四十六 一〇

卷二十二 彙考二十二

黃帝素問二十二

一〇五

○奇病論篇第四十七 一〇

○大奇論篇第四十八 一〇

卷二十三 彙考二十三

黃帝素問二十三

一〇九

○脈解篇第四十九 一〇

○刺要論篇第五十 一〇

○刺齊論篇第五十一 一〇

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

醫部彙考十七

黃帝素問十七

○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

馬蒔曰：首二節論熱病，故名篇。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。

黃帝問曰：『有病溫者，汗出輒復熱而脈躁，疾不爲汗衰，狂言不能食，病名爲何？』岐伯對曰：『病名陰陽交，交者死也。』帝曰：『願聞其說。』岐伯曰：『人所以汗出者，皆生於穀，穀生於精，今邪氣交爭於骨肉，而得汗者，是邪却而精勝也。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，復熱者邪氣也。汗者精氣也，今汗出而輒復熱者，是邪勝也，不能食者，精無俾也。病而留者，其壽可立而傾也。且夫熱論曰：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，今脈不與汗相應，此不勝其病也，其死明矣。狂言者是失志，失志者死，今見三死，不見一生，雖愈必死也。』

王冰曰：交，謂交合陰陽之氣，不分別也。汗生於穀，穀生於精，言穀氣化爲精，精氣勝乃爲汗，邪却精勝，言初汗也。無俾，言無可使爲汗也。穀不化則精不生，精不化流故無可使，若汗出疾速，留著而不去，則其人壽命立至傾危也。熱論謂上古熱論也。凡汗後脈當遲靜而反躁急，以盛滿者是眞氣竭而邪盛，故知必死也。脈不靜而躁盛，是不相應，志舍於精，今精無可使，是志無所居，志不留居，則失志也。汗出脈躁盛，一死，不勝其病，二死，狂言失志者，三死也。

馬蒔曰：此言熱病汗後者爲脈躁，爲狂言，爲身熱不食者之必死也。病名曰陰陽交，爲陰陽之氣不分別也。今夫精氣盛而穀氣消，穀氣消而汗自能出，今邪氣交爭而得汗，是邪却而精勝也。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。乃復熱而不能食，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，所以其壽可傾也。邪盛則脈盛，邪退則脈靜，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，今脈尚躁疾，不爲汗衰，是亦邪盛而精衰，不能勝其病也。至於志舍於精，精氣已衰，志不能藏，今狂言者且失志也，失志者死。由此觀之，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，脈躁盛者二死也，狂言者三死也，有三死而無一生，雖幸爲必死也。夫曰雖愈，亦暫似可愈，而終不能有成功矣。

張志聰曰：溫病者，冬傷於寒，先夏至日發者，爲病溫也。陰陽交者，謂汗乃陰液，外出於陽，陽熱不從汗解，復入之陰，名曰陰陽交，交者，乃正不能勝邪，而邪復傷正氣，故爲死證。汗生於水穀之精，水穀之精由精氣之所化，故曰穀生於精。夫汗之發原有二：一出於水穀之精，一出於腎臟之精，而曰皆生於穀者，言腎臟之精亦水穀之所生也。交爭於骨肉者，邪氣伏匿於骨肉之間，至春時與正氣交爭，而發爲溫病，得汗是精氣勝，而邪氣當其併而出矣。是故胃主肉，腎主骨，穀精之汗出於胃，血液之汗原於腎，邪在肉者，得水穀之汗而解，邪在骨者，得腎精之汗而後解也。夫水穀之精由腎臟精氣之所化，所謂穀生於精也。夫腎爲水臟，受水穀之精而藏之，其精氣上與陽明相合，戊癸合而化火，火土之氣消水穀之精微而復生此精，是先後二天互相資生者也。今汗出而邪留不去，則熱邪復傷其陰精矣。精氣受傷，則不能復與陽明合化而使之食，是精氣之生原並絕，其壽命可立而傾也。復引熱論以釋明汗生於穀，穀生於精，不能食而精無俾者之美。靈樞論篇曰：「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，此陰脈之極也。死。其得汗而脈靜者生。熱病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，此陽脈之極也。死。脈盛躁得汗，靜者生。」夫汗者精氣也，汗出而脈尚躁盛者，是邪氣盛而精不勝也。陰脈少陰之脈極終也，此邪熱盛而少陰之氣終也。脈尚躁而不得汗者，是陽熱盛而胃氣絕也。今脈不與汗相應者，胃氣虛而不勝其邪，正不勝邪，是胃氣將絕，其死明矣。腎藏志，狂言者，是精氣傷而志先死，志先死者，不過一日半而死矣。三死，謂病而留者一死也，胃氣絕者一死也。

腎氣絕者一死也。夫腎爲生氣之原，腎之精氣，由水穀之所生，水穀之精，由腎氣之所化，如汗不勝邪，而腎臟之精氣尚在，一生也。如精氣受傷，而陽明之生，原未絕，一生也。愈者，謂邪病去也。邪雖去而生氣已絕，必死之道也。此論邪正陰陽之理，而歸重於正氣之生，原不可傷也。

帝曰：「有病身熱，汗出煩滿，煩滿不爲汗解，此爲何病？」岐伯曰：「汗出而身熱者，風也。汗出而煩滿不解者，厥也。病名曰風厥。」帝曰：「願卒聞之。」岐伯曰：「巨陽主氣，故先受邪，少陰與其爲表裏也，得熱則上從之，從之則厥也。」帝曰：「治之奈何？」岐伯曰：「表裏刺之，飲之服湯。」

王冰曰：「上從之謂少陰，隨從於六陽而上也。表裏刺之者，謂瀉太陽補少陰也。飲之湯者，謂止上逆之腎氣也。馬蒔曰：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，以其太陽感風，少陰氣厥，名爲風厥之證，而當行補瀉之法也。汗出之後，而身有復熱，以風氣尚在也。汗出之後，而煩滿不解，以下氣上逆也。其病名曰風厥，正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，少陰腎經與其爲表裏也。腎經得膀胱之風，熱則氣上從之而爲厥耳。所以治之者，亦惟瀉太陽之風，補少陰之氣，而合表裏以刺之，又當飲之以湯，劑以止上逆之腎氣，則可以治斯疾也。」

張志聰曰：「按此篇詳論陽熱之邪，惟精陰精以制勝。汗者精氣也，一出於水穀之精，一出於腎臟之液。水穀入胃，津液四布，汗出溱溱，水穀之精氣也。又腎爲水臟，受五臟之精而藏之，所藏之精，奉心化赤而爲血，血之液爲汗。此腎臟之精氣也。是以上節論汗生於穀，此以下復論風傷腎臟之精焉。蓋風行則水渙，水氣泛溢則精氣自虛。此乃論風動腎臟之精氣，勞風節論風動腎臟之水氣，腎風節論風動腎臟之水邪，而總屬精氣皆虛。風爲陽邪，開發肌腠，腠理之汗，水穀之精也。津液外泄，風熱留之，故身熱也。風熱不去，則傷動其腎氣而上逆，逆於上則心煩，乘於脾土，則中滿，病名曰風厥。謂因風邪而使腎氣之厥逆也。上節論病雖愈而正氣絕者死，此以下論邪病雖留而根本不壞者不死。邪正虛實，大有死生之關係，而學者不可不審。巨陽，太陽也。太陽之氣主表，風爲陽邪，傷人陽氣，兩陽相搏，則爲病熱。少陰與太陽相爲表裏，陽熱在上，則陰氣從之，從之則爲厥逆矣。表裏者，陰陽也。」

刺表以瀉風熱之陽邪，刺裏以下少陰之逆氣，飲之服湯，以助水津之汗。

帝曰：「勞風爲病何如？」岐伯曰：「勞風法在肺下，其爲病也，使人強上冥視，唾出若涕，惡風而振寒，此爲勞風之病。」帝曰：「治之奈何？」岐伯曰：「以救俛仰。巨陽引精者三日，中年者五日，不精者七日，欬出青黃涕，其狀如膿，大如彈丸，從口中若鼻中出，不出則傷肺，傷肺則死也。」

王冰曰：從勞風生，故曰勞風。勞謂腎勞也。腎脈者從腎上貫肝膈，入肺中，故腎勞風生，上居肺下也。楊上善云：強上，好仰也。冥視，謂合眼視不明也。膀胱脈起於目內眥，上額交顙上，入絡腦，還出別下項，循肩膊內，俠脊抵腰中，入循臂絡腎。今腎精不足，外吸膀胱，膀胱氣不能上營，故使人頭項強而視不明也。肺被風薄，勞氣上熏，故令唾出若鼻涕狀。腎氣不足，陽氣內攻，勞熱相合，故惡風而振寒。巨陽者，膀胱之脈也。膀胱與腎爲表裏，故巨陽引精也。然太陽之脈，吸引精氣上攻於肺者三日，中年者五日，素不以精氣用事者七日，當欬出稠涕，其色青黃如膿狀。平調欬者，從咽而上出於口，暴卒欬者，氣衝突於藩門而出於鼻。夫如是者，皆腎氣勞竭，肺氣內虛，陽氣奔迫之所爲，故不出則傷肺也。肺傷則榮衛散解，魄不內治，故死。藩門當是賁門。

馬蒔曰：此言勞風之證，當有治之之法也。愚細玩此節之辭，俱爲醫籍中之勞證，其治之之法，止有以救俛仰一句，當爲鍼灸及導引之法，但其法不傳，不敢強爲之附。

張志聰曰：此論勞汗當風而傷其腎也。煩勞則陽氣外張，精氣內絕，陽虛於外則易於受風，精虛於內則反動其水氣。又風動寒水之氣，法當在肺下水，熱穴論曰：「腎者至陰也，至陰者盛水也，肺者太陰也，少陰者冬脈也，故其本在腎，其末在肺，皆積水也。」強上者，頭項強也。陽氣張而重感於風，則使人強於上，陰精竭而更受其傷，故目盲不可以視也。腎之水液，入肺爲涕，自入爲唾。風動腎水，法在肺下，故唾出若涕。肺主皮毛，肺受風寒，故惡風而振寒。此爲形而勞甚，則腎汗出，腎汗出而逢於風也。金匱水氣篇曰：「氣強則爲水難，以俛仰。」此水寒之氣厥逆於上，則有形之水將欲隨之，故當急救其水邪，勿使其上溢，以致不能俛仰也。至於救俛仰之法，當從小便。

而出，巨陽引精者，謂太陽膀胱之腑津液藏焉，氣化則出。巨陽氣盛，能引腎精之邪水，從小便而出者，三日而愈。中年精氣虛者，五日，老年精氣衰者，七日，三五七者，陽之數也，謂得陽氣之化而陰水自出矣。若水寒之邪，逆於肺下者，又當從上竅以出之。此上下分消之法也。夫腎爲水臟，受五臟之精而藏之，今腎臟之水氣反逆於上，則四臟之津，皆爲之凝聚而不下矣。黃帝者，肝脾之津也。脾乃赤白之間色，如膿狀者，心肺之津也。四臟之津，不下歸於腎，反凝聚於肺下，故當欬而出之。肺之下，脾之上也，或從脾而出之口，或從肺而出之鼻，皆涕唾所出之外竅也。肺主氣而至清虛，故邪濁傷之則死。

帝曰：『有病腎風者，面附癰然，壅害於言，可刺否？』岐伯曰：『虛不當刺，不當刺而刺，後五日其氣必至。』帝曰：『其至何如？』岐伯曰：『至必少氣，時熱時熱，從胃背至上至頭，汗出手熱，口乾苦渴，小便黃，目下腫，腹中鳴，身重難以行，月事不來，煩而不能食，不能正偃，正偃則欬，病名曰風水，論在刺法中。』帝曰：『願聞其說。』岐伯曰：『邪之所湊，其氣必虛，陰虛者陽必湊之，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。小便黃者，少腹中有熱也，不能正偃者，胃中不和也。正偃則欬甚，上迫肺也。語有水氣者，微腫先見於目下也。』帝曰：『何以言？』岐伯曰：『水者陰也，目下亦陰也，腹者至陰之所居，故水在腹者，必使目下腫也。真氣上逆，故口苦舌乾，臥不得正偃，正偃則欬出清水也。諸水病者，故不得臥，臥則驚，驚則欬甚也。腹中鳴者，病本於胃也。薄脾則煩，不能食，食不下者，胃脘隔也。身重難以行者，胃脈在足也。月事不來者，胞脈閉也。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，今氣上迫肺，心氣不得下通，故月事不來也。』帝曰：『善。』附音附，音亡。

王冰曰：癰然，腫起貌。壅，謂目下癰如臥蠶形也。腎之脈從腎上貫肝鬲，入肺中，循喉嚨，俠舌本，故妨害於言語。至病氣來至也。謂一臟配一日，而五日至腎，夫腎已不足，風內薄之，謂腫爲實，以針大泄，反傷臟氣，真氣不足，不可復，故刺後五日，其邪氣必至也。陰不足而陽有餘，故熱從胸背至上至頭而汗出口，口乾苦渴，又以少陰之脈所過故也。然心者陽臟也，其脈行於臂手，腎者陰臟也，其脈循於胸足，腎不足則心氣有餘，故手熱矣。又以心腎之脈俱

是少陰脈也。

馬蒔曰：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，必有諸證可驗也。面者，首面也，胛者，足面也，面胛癢然而腫，又害於言者，蓋腎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，循喉嚨，使舌本，故妨於言也。然其腎氣既虛，則不當刺，有不當刺而刺，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。當邪氣復至之時，必少氣，必時熱，必熱從胸背至上，至頭皆汗出，必手熱，口必乾苦渴，必小便黃，必目下腫，必腹中鳴，必身重難以行，必月事不來，必煩而不能食，必不能正臥，正臥則欬，此固腎風之病，而其名又曰風水。何也？凡邪之所湊於陽經者，其陽經之氣必虛，邪之所湊於陰經者，其陰經之氣必虛。今腎虛者陰虛也，陰虛則陽邪湊之，故少氣及時常發熱而汗出也。小便黃者，以腎脈絡於少腹，少腹中有熱也。不能正偃者，以腎脈注胸中，胃中不和也。正偃則欬甚者，以腎脈入肺中，今邪氣上迫於肺也。諸凡有水氣者，微腫先見於目下也。蓋水者陰也，目下亦陰也，腹乃至陰之所居，故水在腹者，必使目下腫也。口苦舌乾者，以真氣上逆也，不得正偃者，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。諸水病者不得臥，臥則驚，驚則欬甚也。腹中鳴者，以病本於胃，胃中作鳴也。煩而不能食者，以邪氣動脾，則煩而不能食也。其食不下者，以胃脘隔寒也。身重難以行者，以胃脈在足也。月事不來者，以胞絡宮中之經脈閉也。正以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，今氣上迫肺，心氣不得下通，故月事不來也。月事不來，似爲婦人而論，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，惟此一證則有異耳。

張志聰曰：腎風者，因風而動腎臟之水，故又名風水，其證則面足癢然而腫也。少陰之脈貫腎，繫舌本，水邪上逆，故壅害於言。腎爲風邪所傷，則精氣已虛，故不當刺。虛反刺之後五日，其逆氣必至，平脈篇曰：「腎氣微少，精血奔氣促迫，上入胃脘。」謂精氣虛則水邪之氣反上逆矣。五日者，言風邪亦始病太陽五日，則病及少陰而動其氣矣。病名風水者，因風而動其水也。在刺法中，謂在本經水穴論中，風邪傷腎，精氣必虛，陰虛則陽往乘之，故時時發熱。腎爲生氣之原，故少氣也。陽加於陰則汗出，濕熱上蒸，故從背而上，直上於頭，熱在下焦，故小便黃也。蓋以足太陽與足少陰標本相合，風邪傷腎，始病太陽，甚則入腎，今腎熱上蒸，亦隨太陽之氣而上，故從背而上。

至頭也。正偃則欬者，陽邪傷陰而動腎臟之水也。正偃，仰臥也。水上乘於胃，則胃中不和，故不得正偃。肺脈下絡大腸，還循胃口，故上迫於肺也。上論陽熱傷其精氣，此復論動其水焉。太陰者至陰也，水邪上乘於腹，始傷胃而漸及於脾，故微腫先見於目下。脾主約束也。真氣者，臟真之心氣也。心屬火而惡水邪，水氣上乘則迫其心氣上逆，是以口苦舌乾。正偃則欬出清水者，此水氣上乘，始胃而脾，脾而心而肺也。腎爲本，肺爲末，金水子母之臟，皆積水也。是以水氣上逆於肺，則欬出清水。臥則驚驚，則欬甚者，此腎邪上乘於胃，則胃氣上薄於心，胃氣薄於心，則心氣迫於肺矣。水邪乘胃，故不得臥。胃絡上通於心，陽氣入陰，陰陽相薄，故驚恐也。心氣上乘於肺，金畏火熱，故欬甚也。上乃論水氣從下而上，此復論肺臟之氣亦從下而上焉。若水氣乘於經脈之中，隨經環轉，復從上而下也。水病本於胃，而隨經下洩，故腹作雷鳴。薄於脾則煩而不能食，蓋脾絡上膈注心中，故煩上焦主納，故不能食也。胃脘阻滯，故食不下。水氣隨經下流，故身重難以行也。中焦之汗流溢於腎而爲精，奉心化赤而爲血，血之液爲汗，此論風傷腎臟之精，末論不能奉心化赤而爲血，蓋此篇詳論陽熱之邪，惟藉陰精汗液以制勝，前論殺精之汗不能勝邪者死，此言腎臟之精爲風邪所傷，而又不得心氣下通以化，亦是風邪亦不得從汗解矣。再按榮氣之道，納穀爲寶，穀入於胃，乃傳之肺，流溢於中，布散於外，專精者榮於經，隨常榮無已，是血乃中焦水穀之汁，而行於經脈，滲於皮膚，有二道焉。夫中焦受氣，取汁變化而赤，此專精而行於經脈之血也。流溢於中，布散於外者，是流溢於胞中，布散於皮膚之血也。胞脈屬心，得心氣下通而爲血，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，上循腹裏，爲經絡之海，其浮而外者，循腹右上行，會於咽喉，別而絡唇口，血氣盛則充膚熱肉，血獨盛則淡滲皮膚，生毫毛，男子至腎口而長鬚鬚，女子至胸中而下爲月事，是血之液爲汗者，乃滲於皮膚之血，非經脈之血也。故舉女子之月事，以申明之。氣上迫肺者，真氣上逆，口苦舌乾，驚則欬甚，是心氣上炎而不下通也。倪沖之曰：勞風法在肺下，謂水氣迫於肺下，所出之涕，乃是肺液，非腎臟之水也。蓋肺乃水之生原，腎氣反逆則水源凝聚於上矣。今正偃迫肺，亦係胃氣上乘，而非腎臟之水，即目下微腫，亦屬水邪在腹，而腫見於目下。當知腎虛水泛止至於腹耳。

又曰：按經旨，水邪止乘於胃，其薄脾干肺迫心，乃胃氣之轉乘，非水邪直至於心下，蓋腎者胃之關也，水出於關，則邪留在胃，故曰病本於胃。

○逆調論篇第三十四

馬蒔曰：內論諸證，或陰陽偏勝，或營衛俱虛，或臥行喘息，皆逆調使然，故名篇。

張志聰曰：調和也。順也。言人之陰陽水火營衛氣血表裏上下皆當和調，逆調則爲病矣。

黃帝問曰：「人身非常溫也，非常熱也，爲之熱而煩滿者，何也？」岐伯對曰：「陰氣少而陽氣勝，故熱而煩滿也。」
爲去聲。

馬蒔曰：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，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。陰氣者，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。陽氣者，諸陽經之氣及衛氣也。人身有非常之溫，有非常之熱，爲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，是乃陰氣衰少，陽氣太勝故然耳。據第三節而較之，則此節當爲內傷耳。

張志聰曰：此論上下陰陽之不和也。非常溫者，謂非常有溫熱之病在表也。非常熱者，謂非常有五臟之熱在裏也。爲之者，乃陽熱之氣爲之也。火爲陽而居上，水爲陰而居下，陰氣少而陽氣勝，故熱而煩滿於上也。

帝曰：「人身非衣寒也，中非有寒氣也，寒從中生者，何？」岐伯曰：「是人多瘕氣也，陽氣少，陰氣多，故身寒如從水中出。」

王冰曰：言不知誰爲元主邪，然總由形氣陰陽之爲，是非衣寒而中有寒也。

馬蒔曰：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，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。人身非衣服之本寒，非寒氣之在中，而身寒從中生者，是人必多瘕氣也。陽氣少而陰氣多，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。陰氣陽氣與上節同。

張志聰曰：身非衣寒，表無寒也。中非有寒氣，裏無寒也。寒從中生者，謂寒從陰中而生也。瘕氣者，氣閉也。陽氣少而陰氣多者，因是人多瘕氣故也。病在陰者，名曰瘕，寒濕之氣閉於裏陰，則火熱不得下交於陰，而陰氣盛，陰氣

盛則陽氣少，而陰寒之氣過多，故身寒如從水中出，蓋熱出於陽火故煩，寒出於陰水，故如從水中出，此上下水火陰陽之不和也。

帝曰：「人有四支，熱逢風寒，如炙如火者，何也？」岐伯曰：「是人者，陰氣虛，陽氣盛，四支者陽也，兩陽相得而陰氣虛，少水不能滅盛火，而陽獨治，獨治者不能生長也，獨勝而止耳。逢風而如炙如火者，是人當肉燐也。」

王冰曰：水爲陰，火爲陽，今陽氣有餘，陰氣不足，故云少水不能滅盛火也。治者，王也，勝者，盛也，故云獨勝而止。燐，言消也，言久此人當肉消削也。

馬蒔曰：此言病者有四支熱，遇風寒而愈熱者，亦以陰氣虛而陽氣盛也。四支者，屬陽，風亦屬陽，一逢風寒，兩陽相得，況陰氣衰少，則水少不能滅盛火，而一身之陽氣獨王，獨王則不能生水，唯陽氣獨勝而止，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，且人有是病者，久則其肉必當消燐也。

張志聰曰：此論表裏陰陽之不和也。四支爲諸陽主氣，四支熱者，陽熱之氣在表也。逢風寒而如炙如火者，邪正相搏，因表陽之熱而熱更盛極也。陰氣虛者，裏陰之氣虛也。陽氣盛者，表陽之氣盛也。陽受氣於四支，陰受氣於五臟，四支者陽明之所主也。兩陽陽明也，兩陽合明，故曰陽明相得者，自相得而爲熱也。陰氣少者，少陰之氣少也。少水者，津液少也。津液少而不能還入胃中，則火盛而不能滅矣。夫腎主藏精，陽明之所生也。腎之精氣，復上與陽明相合，戊癸合而化火，火氣盛則陰氣虛少，而陽獨治矣。然獨陽不生，謂不能再生，其陽熱惟此獨勝而止矣。是以能滅盛火者，即是陰陽和調也。夫陽明之氣主於四支，而又所主肌肉，蓋二陽之氣在於皮膚肌腠之間，而又逢風熱之陽邪，邪正相搏，則火熱熾而銷燐其肌肉矣。

帝曰：「人有身寒，湯火不能熱，厚衣不能溫，然不凍慄，是爲何病？」岐伯曰：「是人者，素腎氣勝，以水爲事，太陽氣衰，腎脂枯不長，一水不能勝兩火，腎者水也，而生於骨，腎不生則髓不能滿，故寒甚至骨也。所以不能凍慄者，肝一陽也，心二陽也，腎孤臟也，一水不能勝二火，故不能凍慄，病名曰骨痹，是人當擊節也。」長上聲。

王冰曰：以水爲事，言盛欲也。腎不生則髓不滿，髓不滿則筋乾縮，故節拘攣。

馬蒔曰：此言病有極寒者，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知凍慄者，又以肝心之有火也。人有身極寒者，湯火不能熱之，厚衣不能溫之，而不至凍慄者，何也？正以是人者，平素腎氣頗勝，恃其勝而專以水爲事，縱慾忘返，故足太陽膀胱之氣衰少，足少陰腎經之脂枯，况腎經止有一水，而肝心共有二火，一水不能勝二火，火盛則水益衰，所以腎水不能生骨，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，自非湯火厚衣之所能熱也。其所以極寒者，信由於此。然所以不凍慄者，亦以肝固一陽也，內有足少陽之火，心則二陽也，心有君火，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，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，故不至凍慄耳。且此病又曰骨痹，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，豈特身寒而已哉？

張志聰曰：身寒而湯火不能熱，厚衣不能溫者，太陽氣衰而寒在表也。不凍慄者，二陽火熱之在裏也。腎氣勝者，腎水之氣勝也，以水爲事者，膀胱之水勝也，謂其入水寒之氣偏勝，水寒偏勝則太陽氣衰，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。水，精水也，腎臟之精枯不長，而膀胱之一水不能勝二火矣。夫腎生骨髓，髓生肝，肝脂不生則髓不能滿於骨，是以寒至骨也。此兼論陰陽水火互相生長之道也。肝者一陽初生之木火也，心者地二所生之君火也，腎爲牝臟，孤臟也，孤臟之陰，藉太陽標本以合化，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。膀胱之津液，不能勝二火，故其人不能凍慄者，二陽之火熱在內也。病名曰骨痹，病在髓枯而骨痛也，故其人當骨節拘攣。此論表裏陰陽之不調也。

帝曰：「之肉苛者，雖近衣絮猶尚苛也，是謂何疾？」岐伯曰：「榮氣虛，衛氣實也。榮氣虛則不仁，衛氣虛則不用，榮衛俱虛則不仁，且不用肉如故也。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。」

王冰曰：苛謂癢重，身用志不應，志爲身不親，兩者似不相有也。

馬蒔曰：此言人之肉苛者，以其榮衛俱虛，身志不應，其死必也。苛卽不仁不用也。不仁者，不知寒熱痛癢也，不用者，不能舉也，言有肉苛者，非不近衣絮也，而其苛自若，正以榮氣者陰氣也，運於內，爲陽之守，故其氣虛，衛氣者陽氣也，運於外，爲陰之使，故其氣實。太陰陽明論曰：「陽者天氣也，主外，陰者地氣也，主內，故陽道實，陰道虛，此

卽本節虛實二句之義，指大凡榮衛二氣之義論之，非就肉苛者一人而言也。惟此肉苛者，榮氣虛則榮不能生血，而血無以充其形，故不仁。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，充皮膚，肥腠理，司開闔，故不用。不仁且不用，肉甚癯重，其肉未必有減於昔也。且其身用而志不內應，志爲而身不外隨，兩者若不相有，然故曰死。

張志聰曰：此論榮衛之氣不和也。苛虐也，謂雖近衣絮而苛虐如故也。虛實者，不和也。言榮氣不得衛氣之和，則榮氣虛，衛氣不與榮氣相和，則衛氣實也。蓋陽道常實，故曰實，然則過猶不及也。榮衛不和，則兩者皆虛矣。榮衛兩虛者，不仁且不用，不仁不用而肉苛如故者，不和而致虛也。人身者，榮衛之所循行也。志者，五臟之神志也。本臟篇曰：『經脈者，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，濡筋骨，利關節者也。衛氣者，所以溫分肉，充皮膚，肥腠理，司開闔者也。志意者，所以御精神，收魂魄，適寒溫，和喜怒者也。故氣血和則經脈流行，榮衛陰陽，筋骨勁強，關節清利矣。衛氣和則分肉解利，皮膚調柔，腠理緻密矣。志意和則精神專直，魂魄不散，悔怒不起，五臟不受邪矣。寒溫和則六腑化穀，經脈通利，肢節得安矣。此人之平常也。是三者之所當和調者也。如三者皆相失而不相和，則氣血不行，魂魄離散而死矣。』此言榮氣當與衛氣和調，榮衛之氣又當與神志和調者也。

帝曰：『人有逆氣，不得臥而息有音者，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，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，有得臥行而喘者，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，有不得臥臥而喘者，皆何臟使然？願聞其故。』岐伯曰：『不得臥而息有音者，是陽明之逆也。足三陽者，下行今逆而上行，故息有音也。陽明者，胃脈也。胃者六腑之海，其氣亦下行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，故不得臥也。下經曰：『胃不和則臥不安。』此之謂也。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，此肺之絡脈逆也。絡脈不得隨經上下，故留經而不行。絡脈之病人也，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。夫不得臥臥則喘者，是水氣之客也。夫水者，循津液而流也，腎者水臟，主津液，主臥與喘也。』帝曰：『善。』

王冰曰：六腑之海，水穀海也。下經，上古經也。尋經所解之旨，不得臥而息無音，有得臥行而喘，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，此三義悉闕而未論，亦古之脫簡也。

馬蒔曰：此言人有逆氣諸證，有關於胃者，有關於肺者，有關於腎者之不同也。言人有不得臥者，是不能安臥也，而鼻息呼吸，喉間有音，此其故何也？乃胃病也。胃者，足陽明也，凡足之三陽，其脈自頭走足，今足陽明之氣逆而上行，故息有音也。陽明者，胃脈也，胃者六腑之海，其氣亦下行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，故不得臥也。正下經所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也。人有或臥或行，起居如故，而其息有音者，何也？乃肺病也。肺之絡脈逆也。絡脈者，列缺爲絡穴，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，今絡脈不得隨經上下，故留於本經，而不能行之別經，然絡脈之病人也微，故起居如故，而息有音也。人有不得安臥而臥則必喘者，何也？是腎病也。乃水氣之所客也。水循津液而流，故水客則臥不安，縱臥則喘，正以腎者乃水臟也，主津液，今腎經客水，宜乎其臥則喘也。夫帝之所問者六，而伯之所答者三，有脫簡耳。愚今以意推之，其所謂不得臥而息無音者，是胃不和而其氣不其逆也。有得臥得行而喘者，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。肺主氣，故肺病則喘，腎主骨，故行則骨勞亦喘也。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，是胃腎肺病也。行臥皆喘，則甚於有音，此傷之甚者。

張志聰曰：此論經氣上下之不調也。經氣生於臟腑，故曰何臟使然。息有音者，呼吸有聲，氣逆之所致也。足之三陽從頭走足，故三陽者下行，今反逆而上，以致呼吸之有音也。十二經脈，皆足陽明胃腑之所生，胃氣上注於肺，以司呼吸，下注於腎，以資十二經脈，故曰陽明者胃脈也。言胃者，水穀血氣之海也。胃之所出血氣者，從大絡而上注於肺，從胃脈而下注足少陰也。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，則爲不得臥而息有音。手太陰逆則爲起居如故而息有音，足少陰逆則爲不得臥而喘也。此論經脈呼吸之逆調也。下經者，卽下文之所謂不得臥臥則喘者，是水氣之客也。蓋陽明之津液隨氣而下注於腎，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，而腎之水氣反上客於陽明，是以胃不和而臥不安也。肺主呼吸，肺之絡脈逆故呼吸不利而息有音也。夫脈之循於裏曰經，浮而外者爲絡，外內上下，經絡相貫，循環無端，絡脈逆則氣留於經而不行於絡矣。絡脈浮於皮膚之間，其病輕微，故止息有音而起居如故也。失津液者，水穀之所生，腎者胃之關也，胃之水液從關而下入於腎者順也，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下入於腎，

則腎之水氣，反循津液之道路，而上乘於胃矣。是以胃不和而臥不安也。故曰：腎者水臟，主藏津液，又主臥與噦也。夫手太陰足少陰陽明，主血氣生始之根原，經脈呼吸之道路，人之一身，絕不外乎水火陰陽，榮衛氣血，是以上論水、陰陽之寒熱後，論呼吸經脈之逆調也。楊君立問曰：「帝問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，有得臥行而噦者，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噦者，岐伯皆未詳答，後入有言簡脫者，有增補其文者，是耶非耶？」曰：「此節專論氣之呼吸，脈之順逆，蓋經脈者，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，濡筋骨，利關節者也。是以三陽之脈上行，則氣逆而爲息有音，如一陽之脈順行而下止，陽明不得從其道，是當不得臥而息無音矣。如病在經脈，則陰陽不和而不得臥，筋骨不利而不能行，今病在絡脈，故止息有音而起居如故也。聖人立言，渾然鑒括，或言在意中，或意居言表也。」

○瘧論篇第三十五

馬蒔曰：瘧，凌虐之義，故名。篇當與靈樞經篇第七十九參看。

黃帝問曰：「夫瘧瘧皆生於風，其蓄作有時者，何也？」岐伯對曰：「瘧之始發也，先起於毫毛，伸欠，乃作寒慄鼓顫，腰脊俱痛，寒去則內外皆熱，頭痛如破，渴欲冷飲。」帝曰：「何氣使然？」願聞其道。」岐伯曰：「陰陽上下交爭，虛實更作，陰陽相移也。陽并於陰，則陰實而陽虛，陽明虛則寒慄鼓顫也。巨陽虛，則腰背項痛，三陽俱虛，則陰氣勝，陰氣勝則骨寒而痛，寒生於內，故中外皆寒。陽盛則外熱，陰虛則內熱，內外皆熱，則噦而渴，故欲冷飲也。此皆得之夏傷於暑，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，腸胃之外，此榮氣之所舍也。此令人汗空疎腠理開，因得秋氣，汗出遇風，及得之以浴水，氣舍於皮膚之內，與衛氣并居。衛氣者，晝日行於陽，夜行於陰，此氣得陽而外出，得陰而內薄，內外相薄，是以日作。」一按音荷。

王冰曰：瘧，老也。又上也，慄，謂戰慄，鼓，謂振動。陽氣者，下行極而上，陰氣者，上行極而下，故曰陰陽上下交爭也。陽虛則外寒，陰虛則內熱，陽盛則外熱，陰盛則內寒，由此寒去熱生，則虛實更作，陰陽之氣相移易也。陽并於陰，言陽氣入於陰分也。陽明，胃脈也，胃之脈自交承漿，却分行循頤後下廉，出大迎，其支別者，從大迎前下人迎，故氣

不足則惡寒戰慄，而顛頤振動也。巨陽者，膀胱也，其脈從頭別下項，循肩胛內，挾背，抵腰中，故氣不足則腰背頭項痛也。熱傷氣，故內外皆熱則喘而渴，腸胃之外榮氣所主，故云榮氣所舍也。

馬蒔曰：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，繼而所以熱，然所以成此疾者，以夏傷於暑，秋遇平風，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也。瘧瘧者，瘧之總稱也。不發之謂蓄，發時之謂作。呻爲腎之聲，欠爲腎之病，道猶路也。瘧之始發，一身毫毛先起，隨即呻欠交至，寒慄鼓頤，腰脊俱痛，可謂寒之極矣。及其寒稍過時，則內外皆熱，頭痛如破，渴欲冷飲，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。陽病者，上行極而下，陰病者，下行極而上，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。陽入之陰，則陽虛而陰實，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，是陰陽之虛實更作也。或上或下，或出或入，皆陰陽之相移也。何也？瘧之始發也，陽入之陰，是陽并於陰也，當是之時，則內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。陽虛者，三陽虛也。以言陽明之虛，則寒慄而鼓頤，以言巨陽之虛，則腰背頭項皆痛，此皆經脈所行，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。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。三陽俱虛，則氣并於內，內之陰氣勝，所以骨寒而痛，以寒之生於內也。外焉寒慄鼓頤，而內焉骨寒而痛，故中外皆寒矣。由是陰氣逆極，則復出之陽，陽與陰復并於外，則外之陽氣盛，而內之陰氣虛，陽盛則外熱，陰虛則內熱，內外皆熱，所以發喘而渴，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。由此觀之，則瘧氣者，陽并於陰，則陰勝，陰并於陽，則陽勝，陰勝則寒，陽勝則熱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，亦可知其內外之氣相通也。然所以致此疾者，始於夏之暑，發於秋之風寒，而由衛氣以爲之出入耳。此皆得之夏傷於暑，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，腸胃之外，彼榮氣在內，爲陽之守者，乃陰氣也。此暑伏於陰氣之中，特未之發焉耳。至於人之汗空疎腠理開，因得秋氣，汗出遇風，又浴之以水，則此風水之氣，亦舍於皮膚之內，又與衛氣并居下文所謂秋傷於風，則病成者是也。夫暑熱伏於榮，而風寒居於衛，榮專在內，無自而發，衛行於外，二邪隨之以出入焉。故衛氣者，晝行於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，此邪氣者得陽而外出，瘧之所以發也。夜行於足手六陰經二十五度，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，瘧之所以蓄也。內外相薄，隨衛而行，是以一日一作也。病之始末，蓋至是而備矣。然玩下文語意，則此當爲先寒而後熱之寒瘧歟。